資治通鑑/卷12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一百二十二 ◄

資治通鑑
卷一百二十三 宋紀五

► 卷一百二十四

起柔兆困敦，盡重光大荒落，凡六年。

資治通鑑 123卷
卷第一百二十三

【宋紀五】　起柔兆困敦，盡重光大荒落，凡六年。

太祖文皇帝中之上元嘉十三年（丙子，公元四三六年）

春，正月，癸丑朔，上有疾，不朝會。

甲寅，魏主還宮。

二月，戊子，燕王遣使入貢於魏，請送侍子，魏主不許，將舉兵討之，壬辰，遣使才十餘輩詣東方高麗等諸國告諭之。

司空、江州刺史、永修公檀道濟，立功前朝，威名甚重，左右腹心並經百戰，諸子又有才氣，朝廷疑畏之。帝久疾不愈，劉湛說司徒義康，以為：「宮車一日晏駕，道濟不復可制。」會帝疾篤，義康言於帝，召道濟入朝。其妻向氏謂道濟曰：「高世之勳，自古所忌。今無事相召，禍其至矣。」既至，留之累月。帝稍間，將遣還，已下渚，未發；

會帝疾動，義康矯詔召道濟入祖道，因執之。三月，己未，下詔稱：「道濟潛散金貨，招誘剽猾，因朕寢疾，規肆禍心。」收付廷尉，並其子給事黃門侍郎植等十一人誅之，唯宥其孫孺。又殺司空參軍薛彤、高進之。二人皆道濟腹心，有勇力，時人比之關、張。

道濟見收，憤怒，目光如炬，脫幘投地曰：「乃壞汝萬里長城！」魏人聞之，喜曰：「道濟死，吳子輩不足復憚！」

庚申，大赦；以中軍將軍南譙王義宣為江州刺史。

辛未，魏平東將軍娥清、安西將軍古弼將精騎一萬伐燕，平州刺史拓跋嬰帥遼西諸軍會之。

氐王楊難當自稱大秦王，改元建義，立妻為王后，世子為太子，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，然猶貢奉宋、魏不絕。

夏，四月，魏娥清、古弼攻燕白狼城，克之。高麗遣其將葛盧孟光將眾數萬隨陽伊至和龍迎燕王。高麗屯於臨川。燕尚書令郭生因民之憚遷，開城門納魏兵；魏人疑之，不入。生遂勒兵攻燕王，王引高麗兵入自東門，與生戰於闕下，生中流矢死。葛盧孟光入城，命軍士脫弊褐，取燕武庫精仗以給之，大掠城中。

五月，乙卯，燕王帥龍城見戶東徙，焚宮殿，火一旬不滅；令婦人被甲居中，陽伊等勒精兵居外，葛盧孟光帥騎殿後，方軌而進，前後八十餘里。古弼部將高苟子帥騎欲追之，弼醉，拔刀止之，故燕王得逃去。魏主聞之，怒，檻車征弼及娥清至平城，皆黜為門卒。戊午，魏主遣散騎常侍封撥使高麗，令送燕王。

丁卯，魏主如河西。

六月，詔寧朔將軍蕭汪之將兵討程道養。軍至鄴口，帛氐奴請降。道養兵敗，還入鄴山。

赫連定之西遷也，楊難當遂據上邽。秋，七月，魏主遣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、尚書令劉絜督河西、高平諸軍以討之，先遣平東將軍崔賾繼詔書諭難當。

魏散騎侍郎游雅來聘。

己未，零陵王太妃褚氏卒，追謚曰晉恭思皇后，葬以晉禮。

八月，魏主畋於河西。

魏主遣廣平公張黎發定州兵一萬二千通莎泉道。

九月，庚戌，魏樂平王丕等至略陽；楊難當懼，請奉詔，攝上邽守兵還仇池。諸將議，以為：「不誅其豪帥，軍還之後，必相聚為亂。又，大眾遠出，不有所掠，無以充軍實，賞將士。」丕將從之，中書侍郎高允參丕軍事，諫曰：「如諸將之謀，是傷其向化之心；大軍既還，為亂必速。」丕乃止，撫慰初附，秋毫不犯，秦、隴遂安。難當以其子順為雍州刺史，守下辨。高麗不送燕王於魏，遣使奉表，稱「當與馮弘俱奉王化」。魏主以高麗違詔，議擊之，將發隴右騎卒。劉絜曰：「秦、隴新民，且當優復，俟其饒實，然後用之。」樂平王丕曰：「和龍新定，宜廣修農桑以豐軍實，然後進取，則高麗一舉可滅也。」魏主乃止。

癸丑，封皇子浚為始興王，駿為武陵王。

冬，十一月，己酉，魏主如稒陽，驅野馬於雲中，置野馬苑。閏月，壬子，還宮。

初，高祖克長安，得古銅渾儀，儀狀雖舉，不綴七曜。是歲，詔太史令錢樂之更鑄渾儀，逕六尺八分，以水轉之，昏明中星與天相應。

柔然與魏絕和親，犯魏邊。

吐欲渾惠王慕瑰卒，弟慕利延立。

太祖文皇帝中之上元嘉十四年（丁丑，公元四三七年）

春，正月，戊子，魏北平宣王長孫嵩卒。

辛卯，大赦。

二月，乙卯，魏主如幽州。三月，丁丑，魏主以南平王渾為鎮東大將軍、儀同三司，鎮和龍。己卯，還宮。

帝遣散騎常侍劉熙伯如魏議納幣，會帝女亡而止。

夏，四月，趙廣、張尋、梁顯等各帥眾降。別將王道恩斬程道養，送首，餘黨悉平。丁未，以輔國將軍周籍之為益州刺史。

魏主以民官多貪，夏，五月，己丑，詔吏民得舉告守令不如法者。於是奸猾專求牧宰之失，迫脅在位，橫於閭裡；而長吏鹹降心待之，貪縱如故。

丙申，魏主如雲中。

秋，七月，戊子，魏永昌王健等討山胡白龍餘黨於西河，滅之。

八月，甲辰，魏主如河西。九月，甲申，還宮。

丁酉，魏主遣使者拜吐谷渾王慕利延為鎮西大將軍、儀同三司，改封西平王。

冬，十月，癸卯，魏主如雲中。十一月，壬申，還宮。

魏主復遣散騎侍郎董琬、高明等多繼金帛，使西域，招撫九國。琬等至烏孫，其王甚喜，曰：「破洛那、者舌二國皆欲稱臣致貢於魏，但無路自致耳，今使君宜過撫之。」乃遣導譯送琬詣破落那，明詣者舌。帝國聞之，爭遣使者隨琬等入貢，凡十六國。自是每歲朝貢不絕。

魏主以其妹武威公主妻河西王牧犍，河西王遣宋繇奉表詣平城謝，且問其母及公主所宜稱。魏主使群臣議之，皆曰：「母以子貴，妻從夫爵。牧犍母宜稱河西國太后，公主於其國稱王后，於京師則稱公主。」魏主從之。

初，牧犍娶涼武昭王之女，及魏公主至，李氏與其母尹氏遷居酒泉。頃之，李氏卒，尹氏撫之，不哭，曰：「汝國破家亡，今死晚矣。」牧犍之弟無諱鎮酒泉，謂尹氏曰：「後諸孫在伊吾，後欲就之乎？」尹氏未測其意，紿之曰：「吾子孫漂蕩，托身異域，餘

生無幾，當死此，不復為氈裘之鬼也。」未幾，潛奔伊吾。無諱遣騎追及之，尹氏謂追騎曰：「沮渠酒泉許吾歸北，何為復追！汝取吾首以往，吾不復還矣。」追騎不敢逼，引還。尹氏卒於伊吾。

牧犍遣將軍沮渠旁周入貢於魏，魏主遣侍中古弼、尚書李順賜其侍臣衣服，並征世子封壇入侍。是歲，牧犍遣封壇如魏，亦遣使詣建康，獻雜書及敦煌趙匪文所撰《甲寅元歷》，並求雜書數十種，帝皆與之。

李順自河西還，魏主問之曰：「卿往年言取涼州之策，朕以東方有事，未遑也。今和龍已平，吾欲即以此年西征，可乎？」對曰：「臣疇昔所言，以今觀之，私謂不謬。然國家戎車屢動，士馬疲勞，西征之義，請俟它年。」魏主乃止。

太祖文皇帝中之上元嘉十五年（戊寅，公元四三八年）

春，二月，丁未，以吐谷渾王慕利延為都督西秦、河、沙三州諸軍事、鎮西大將軍、西秦、河二州刺史、隴西王。

三月，癸未，魏主詔罷沙門年五十已下者。

初，燕王弘至遼東，高麗王璉遣使勞之曰：「龍城王馮君，愛適野次，士馬勞乎？」弘慚怒，稱制讓之。高麗處之平郭，尋徙北豐。弘素侮高麗，政刑賞罰，猶如其國。高麗乃奪其侍人，取其太子王仁為質。弘怨高麗，遣使來上表求迎，上遣使者王白駒等迎之，並令高麗資遣。高麗王不欲使弘南來，遣將孫漱、高仇等殺弘於北豐，並其子孫十餘人，謚弘曰昭成皇帝。白駒等帥所領七千餘人掩討漱、仇，殺仇，生擒漱。高麗王以白駒等專殺，遣使執送之。上以遠國，不欲違其意，下白駒等獄；已而原之。

夏，四月，納故黃門侍郎殷淳女為太子劭妃。

五月，戊寅，魏大赦。

丙申，魏主如五原。秋，七月，自五原北伐柔然。命樂平王丕督十五將出東道，永昌王健督十五將出西道，魏主自出中道。至浚稽山，復分中道為二：陳留王崇從大澤向涿邪山，魏主從浚稽北向天山，西登白阜，不見柔然而還。時漠北大旱，無水草，人馬多死。

冬，十一月，丁卯朔，日有食之。

十二月，丁巳，魏主至平城。

豫章雷次宗好學，隱居廬山。嘗征為散騎侍郎，不就。是歲，以處士征至建康，為開館於雞籠山，使聚徒教授。帝雅好藝文，使丹陽尹廬江何尚之立玄學，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，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，並次宗儒學為四學。元，靈運之從祖弟也。帝數幸次宗學館，令次宗以巾示菁侍講，資給甚厚。又除給事中，不就。久之，還廬山。

臣光曰：《易》曰：「君子多識前言往行，以畜其德。」孔子曰：「辭達而已矣。」然則史者儒之一端，文者儒之餘事；至於老、莊虛無，固非所以為教也。夫學者所以求道；天下無二道，安有四學哉！

帝性仁厚恭儉，勤於為政，守法而不峻，容物而不弛。百官皆久於其職，守宰以六期為斷，吏不苟免，民有所繫。三十年間，四境之內，晏安無事，戶口蕃息；出租供徭，止於歲賦，晨出暮歸，自事而已。閭閻之內，講誦相聞；士敦操尚，鄉恥輕薄。江左風俗，於斯為美。後之言政治者，皆稱元嘉焉。

太祖文皇帝中之上元嘉十六年（己卯，公元四三九年）

春，正月，庚寅，司徒義康進位大將軍、領司徒，南袞州刺史、江夏王義恭進位司空。

魏主如定州。

初，高祖遺詔，令諸子次第居荊州。臨川王義慶在荊州八年，欲為之選代，其次應在南譙王義宣。帝以義宣人才凡鄙，置不用；二月，己亥，以衡陽王義季為都督荊、湘等八州諸軍事、荊州刺史。義季嘗春月出畋，有老父被苫而耕，左右斥之，老父曰：「盤於游畋，古人所戒。今陽和布氣，一日不耕，民失其時，奈何以從禽之樂而驅斥老農也！」義季止馬曰：「賢者也！」命賜之食，辭曰：「大王不奪農時，則境內之民皆飽大王之食，老夫何敢獨受大王之賜乎！」義季問其名，不告而退。

三月，魏雍州刺史葛那寇上洛，上洛太守鐔長生棄郡走。

辛未，魏主還宮。

楊保宗與兄保顯自童亭奔魏。庚寅，魏主以保宗為都督隴西諸軍事、征西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、秦州牧、武都王，鎮上邽，妻以公主；保顯為鎮西將軍、晉壽公。

河西王牧犍通於其嫂李氏，兄弟三人傳嬖之。李氏與牧犍之姊共毒魏公主，魏主遣解毒醫乘傳救之，得愈。魏主征李氏，牧犍不遣，厚資給，使居酒泉。

魏每遣使者詣西域，常詔牧犍發導護送出流沙。使者自西域還，至武威，牧犍左右有告魏使者曰：「我君承蠕蠕可汗妄言云：『去歲魏天子自來伐我，士馬疫死，大敗而還；我擒其長弟樂平王丕。』我君大喜，宣言於國。又聞可汗遣使告西域諸國，稱：『魏已削弱，今天下唯我為強，若更有魏使，勿復供奉。』西域諸國頗有貳心。」使還，具以狀聞。魏主遣尚書賀多羅使涼州觀虛實，多羅還，亦言牧犍雖外修臣禮，內實乖悖。

魏主欲討之，以問崔浩。對曰：「牧犍逆心已露，不可不誅。官軍往年北伐，雖不克獲，實無所損。戰馬三十萬匹，計在道死傷不滿八千，常歲羸死亦不減萬匹。而遠方乘虛，遽謂衰耗不能復振。今出其不意，大軍猝至，彼必駭擾，不知所為，擒之必矣。」魏主曰：「善！吾意亦以為然。」於是大集公卿議於西堂。

弘農王奚斤等三十餘人皆曰：「牧犍，西垂下國，雖心不純臣，然繼父位以來，職貢不乏。朝廷待以藩臣，妻以公主；今其罪惡未彰，宜加恕宥。國家新征蠕蠕，士馬疲弊，未可大舉。且聞其土地鹵瘠，難得水草，大軍既至，彼必嬰城固守。攻之不拔，野無所掠，此危道也。」

初，崔浩惡尚書李順，順使涼州凡十二返，魏主以為能。涼武宣王數與順游宴，對其群下時為驕慢之語；恐順洩之，隨以金寶納於順懷，順亦為之隱。浩知之，密以白魏主，魏主未之信。及議伐涼州，順與尚書古弼皆曰：「自溫圉水以西至姑臧，地皆枯石，絕無水草。彼人言，姑臧城南天梯山上，冬有積雪，深至丈餘，春夏消釋，下流成川，居民引以溉灌。彼聞軍至，決此渠口，水必乏絕。環城百里之內，地不生草，人馬飢渴，難以久留。斤等之議是也。」魏主乃命浩與斤等相詰難。眾無復它言，但云「彼無水草」。浩曰：「《漢書・地理志》稱『涼州之畜為天下饒』，若無水草，畜何以蕃？又，漢人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，建郡縣也。且雪之消釋，僅能斂塵，何得通渠溉灌乎！此言大為欺誣矣。」李順曰：「耳聞不如目見，吾嘗目見，何可共辯」浩曰：「汝受人金

錢，欲為之遊說，謂我目不見便可欺邪！」帝隱聽，聞之，乃出見斤等，辭色嚴厲，群臣不敢復言，唯唯而已。

群臣既出，振威將軍代人伊□言於帝曰：「涼州若果無水草，彼何以為國？眾議皆不可用，宜從浩言。」帝善之。

夏，五月，丁丑，魏主治兵於西郊；六月，甲辰，發平城。使侍中宜都王穆壽輔太子晃監國，決留台事，內外聽焉。又使大將軍長樂王稽敬、輔國大將軍建寧王崇將二萬人屯漠南以備柔然。命公卿為書以讓河西王牧犍，數其十二罪，且曰：「若親帥群臣委贄遠迎，謁拜馬首，上策也。六軍既臨，面縛輿櫬，其次也。若守迷窮城，不時悛悟，身死族滅，為世大戮。宜思厥中，自求多福！」

己酉，改封隴西王吐谷渾慕利延為河南王。

魏主自雲中濟河，秋，七月，己巳，至上郡屬國城。壬午，留輜重，部分諸軍，使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、尚書令劉絜與常山王素為前鋒，兩道並進；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、太宰陽平王杜超為後繼；以平西將軍源賀為鄉導。

魏主問賀以取涼州方略，對曰：「姑臧城旁有四部鮮卑，皆臣祖父舊民，臣願處軍前，宣國威信，示以禍福，必相帥歸命。外援既服，然後取其孤城，如反掌耳。」魏主曰：「善！」

八月，甲午，永昌王健獲河西畜產二十餘萬。

河西王牧犍聞有魏師，驚曰：「何為乃爾！」用左丞姚定國計，不肯出迎，求救於柔然。遣其弟征南大將軍董來將兵萬餘人出戰於城南，望風奔潰。劉絜用卜者言，以為日辰不不利，斂兵不追，董來遂得入城。魏主由是怒之。

丙申，魏主至姑臧，遣使諭牧犍令出降。牧犍聞柔然欲入魏邊為寇，冀幸魏主東還，遂嬰城固守；其兄子祖逾城出降，魏主具知其情，乃分軍圍之。源賀引兵招慰諸部下三萬餘落，故魏主得專攻姑臧，無復外慮。

魏主見姑臧城外水草豐饒，由是恨李順，謂崔浩曰：「卿之昔言，今果驗矣。」對曰：

「臣之言不敢不實，類皆如此。」

魏主之將伐涼州也，太子晃亦以為疑。至是，魏主賜太子詔曰：「姑臧城東、西門外，湧泉合於城北，其大如河。自餘溝渠流入漠中，其間乃無燥地。故有此敕，以釋汝疑。」

庚子，立皇子鑠為南平王。

九月，丙戌，河西王牧犍兄子萬年帥所領降魏。姑臧城潰，牧犍帥其文武五千人面縛請降，魏主釋其縛而禮之。收其城內戶口二十餘萬，倉庫珍寶不可勝計。使張掖王禿髮保周、龍騎將軍穆罷、安遠將軍源賀分徇諸郡，雜胡降者又數十萬。

初，牧犍以其弟無諱為沙州刺史、都督建康以西諸軍事、領酒泉太守，宜得為秦州刺史、都督丹嶺以西諸軍事、領張掖太守，安周為樂都太守，從弟唐兒為敦煌太守。及姑臧破，魏主遣鎮南將軍代人奚眷擊張掖，鎮北將軍封沓擊樂都。宜得燒倉庫，西奔酒泉；安周南奔吐谷渾，封沓掠數千戶而還。奚眷進攻酒泉，無諱、宜得收遺民奔晉昌，遂就唐兒於敦煌。魏主使弋陽公元絜守酒泉，及武威、張掖皆置將守之。

魏主置酒姑臧，謂群臣曰：「崔公智略有餘，吾不復以為奇。伊□弓馬之士，而所見乃與崔公同，深可奇也！」□善射，能曳牛卻行，走及奔馬，而性忠謹，故魏主特愛之。

魏主之西伐也，穆壽送至河上，魏主敕之曰：「吳提與牧犍相結素深，聞朕討牧犍，吳提必犯塞，朕故留壯兵肥馬，使卿輔佐太子。收田既畢，即發兵詣漠南，分伏要害以待虜至。引使深入，然後擊之，無不克矣。涼州路遠，朕不得救，卿勿違朕言！」壽頓首受命。壽雅信中書博士公孫質，以為謀主。壽、質皆信卜筮，以為柔然必不來，不為之備。質，軌之弟也。

柔然敕連可汗聞魏主向姑臧，乘虛入寇，留其兄乞列歸與嵇敬、建寧王崇相拒於北鎮，自帥精騎深入，至善無七介山，平城大駭，民爭走中城。穆壽不知所為，欲塞西郭門，請太子避保南山，竇太后不聽而止。遣司空長孫道生、征北大將軍張黎拒之於吐頹山。會嵇敬、建寧王崇擊破乞列歸於陰山之北，擒之，並其伯父他吾無鹿胡及將帥五百人，斬首萬餘級。敕連聞之，遁去；追至漠南而還。

冬，十月，辛酉，魏主東還，留樂平王丕及征西將軍賀多羅鎮涼州，徙沮渠牧犍宗族及

吏民三萬戶於平城。

癸亥，禿髮保周帥諸部鮮卑據張掖叛魏。

十二月，乙亥，太子劭加元服，大赦。劭美鬢眉，好讀書，便弓馬，喜延賓客；意之所欲，上必從之，東宮置兵與羽林等。

壬午，魏主至平城，以柔然入寇，無大失亡，故穆壽等得不誅。魏主猶以妹婿待沮渠牧犍，征西大將軍、河西王如故。牧犍母卒，葬以太妃禮；為武宣王置守塚三十家。

涼州自張氏以來，號為多士。沮渠牧犍尤喜文學，以敦煌闞駰為姑臧太守，張湛為兵部尚書，劉昺、索敞、陰興為國師助教，金城宋欽為世子洗馬，趙柔為金部郎，廣平程駿、駿從弟弘為世子侍講。魏主克涼州，皆禮而用之，以闞駰、劉昺為樂平王丕從事中郎。安定胡叟，少有俊才，往從牧犍，牧犍不甚重之，叟謂程弘曰：「貴主居僻陋之國而淫名僭禮，以小事大而心不純壹，外慕仁義而實無道德，其亡可翹足待也。吾將擇木，先集於魏；與子暫違，非久闊也。」遂適魏。歲餘而牧犍敗。魏主以叟為先識，拜虎威將軍，賜爵始復男。河內常爽，世寓涼州，不受禮命，魏主以為宣威將軍。河西右相宋繇從魏主至平城而卒。

魏主以索敞為中書博士。時魏朝方尚武功，貴遊子弟以講學為意。敞為博士十餘年，勤於誘導，肅而有禮，貴游皆嚴憚之，多所成立，前後顯達至尚書、牧守者數十人。常爽置館於溫水之右，教授七百餘人；爽立賞罰之科，弟子事之如嚴君。由是魏之儒風始振。高允每稱爽訓厲有方，曰：「文翁柔勝，先生剛克，立教雖殊，成人一也。」

陳留江強，寓居涼州，獻經、史、諸子千餘卷及書法，亦拜中書博士。魏主命崔浩監秘書事，綜理史職；以中書侍郎高允、散騎侍郎張偉參典著作。浩啟稱：「陰仲達、段承根，涼土美才，請同修國史。」皆除著作郎。仲達，武威人；承根，暉之子也。

浩集諸歷家，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食、五星行度，並譏前史之失，別為《魏歷》，以示高允。允曰：「漢元年十月，五星聚東井，此乃歷術之淺事；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，恐後人之譏今猶今之譏古也。」浩曰：「所謬雲何？」允曰：「案《星傳》：『太白、辰星常附日而行。』十月，日在尾、箕，昏沒於申南，而東井方出於寅北，二星何得背日而行？是史官欲神其事，不復推之於理也。」浩曰：「天文欲為變者，何所不可邪？」

允曰：「此不可以空言爭，宜更審之。」坐者鹹怪允之言，唯東宮少傅游雅曰：「高君精於歷數，當不虛也。」後歲餘，浩謂允曰：「先所論者，本不經心；乃更考究，果如君言。五星乃以前三月聚東井，非十月也。」眾乃歎服。允雖明歷，初不推步及為人論說，唯游雅知之。雅數以災異問允，允曰：「陰陽災異，知之甚難；既已知之，復恐漏洩，不如不知也。天下妙理至多，何遽問此！」雅乃止。魏主問允：「為政何先？」時魏多封禁良田，允曰：「臣少賤，唯知農事。若國家廣田積穀，公私有備，則饑饉不足憂矣。」帝乃命悉除田禁以賦百姓。

吐谷渾王慕利延聞魏克涼州，大懼，帥眾西遁，逾沙漠。魏主以其兄慕瑰有擒赫連定之功，遣使撫諭之，慕利延乃還故地。

氐王楊難當將兵數萬寇魏上邽，秦州人多應之。東平呂羅漢說鎮將拓跋意頭曰：「難當眾甚，今不出戰，示之以弱，眾情離沮，不可守也。」意頭遣羅漢將精騎千餘出沖難當陳，所向披靡，殺其左右騎八人，難當大驚。會魏主以璽書責讓難當，難當引還仇池。

南豐太妃司馬氏卒，故營陽王之後也。

趙廣、張尋等復謀反，伏誅。

太祖文皇帝中之上元嘉十七年（庚辰，公元四四零年）

春，正月，己酉，沮渠無諱寇魏酒泉，元絜輕之，出城與語；壬子，無諱執絜以圍酒泉。

二月，魏假通直常侍邢穎來聘。

三月，沮渠無諱拔酒泉。

夏，四月，戊午朔，日有食之。庚辰，沮渠無諱寇魏張掖，禿髮保周屯刪丹；丙戌，魏主遣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督諸將討之。

司徒義康專總朝權。上羸疾積年，心勞輒發，屢至危殆；義康盡心營奉，藥食非口所親嘗不進，或連夕不寐，內外眾事皆專決施行。性好吏職，糾剔文案，莫不精盡。上由是多委以事，凡所陳奏，入無不可；方伯以下，並令義康選用，生殺大事，或以錄命斷之。

勢傾遠近，朝野輻湊，每旦府門常有車數百乘，義康傾身引接，未嘗懈倦。復能強記，耳目所經，終身不忘；好於稠人廣席，標題所憶以示聰明。士之幹練者，多被意遇。嘗謂劉湛曰：「王敬弘、王球之屬，竟何所堪！坐取富貴，復那可解！」然素無學術，不識大體，朝士有才用者皆引入己府，府僚無施及忤旨者乃斥為台官。自謂兄弟至親，不復存君臣形跡，率心而行，曾無猜防。私置僮六千餘人，不以言台，四方獻饋，皆以上品薦義康，而以次者供御；上嘗冬月啖甘，歎其形味並劣，義康曰：「今年甘殊有佳者。」遣人還東府取甘，大供御者三寸。

領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有隙，湛欲倚義康之重以傾之。義康權勢已盛，湛愈推崇之，無復人臣之禮，上浸不能平。湛初入朝，上恩禮甚厚。湛善論治道，諳前代故事，敘致銓理，聽者忘疲。每入雲龍門，御者即解駕，左右及羽儀隨意分散，不夕不出，以此為常。及晚節驅煽義康，上意雖內離而接遇不改，嘗謂所親曰：「劉班方自西還，吾與語，常視日早晚，慮其將去；比入，吾亦視日早晚，苦其不去。」

殷景仁密言於上曰：「相王權重，非社稷計，宜少加裁抑。」上陰然之。

司徒左長史劉斌，湛之宗也；大將軍從事中郎王履，謐之孫也；及主簿劉敬文，祭酒魯郡孔胤秀，皆以傾諂有寵於義康；見上多疾，皆謂「宮車一日晏駕，宜立長君。」上嘗疾篤，使義康具顧命詔。義康還省，流涕以告湛及景仁。湛曰：「天下艱難，詎是幼主所御！」義康、景仁並不答。而胤秀等輒就尚書義曹索晉鹹康末立康帝舊事，義康不知也；及上疾瘳，微聞之。而斌等密謀，欲使大業終歸義康，遂邀結朋黨，伺察禁省，有不與己同者，必百方構陷之，又採拾景仁短長，或虛造異同以告湛。自是主、相之勢分矣。

義康欲以劉斌為丹陽尹，言次，啟上陳其家貧。言未卒，上曰：「以為吳郡。」後會稽太守羊玄保求還，義康又欲以斌代之，啟上曰：「養玄保欲還，不審以誰為會稽？」上時未有所擬，倉猝曰：「我已用王鴻。」自去年秋，上不復往東府。

五月，癸巳，劉湛遭母憂去職。湛自知罪釁已彰，無復全地，謂所親曰：「今年必敗。常日正賴口舌爭之，故得推遷耳；今既窮毒，無復此望，禍至其能久乎！」乙巳，沮渠無諱復圍張掖，不克，退保臨松。魏主不復加討，但以詔諭之。

六月，丁丑，魏皇孫浚生，大赦，改元太平真君，取寇謙之《神書》云「輔佐北方太平

真君」故也。

太子劭詣京口拜京陵，司徒義康、竟陵王誕等並從，南兗州刺史、江夏王義恭自江都會之。

秋，七月，己丑，魏永昌王健擊破禿髮保周於番禾；保周走，遣安南將軍尉眷追之。

丙申，魏太后竇氏殂。

壬子，皇后袁氏殂。

癸丑，禿髮保周窮迫自殺。

八月，甲申，沮渠無諱使其中尉梁偉詣魏永昌王健請降，歸酒泉郡及所虜將士元絜等。魏主使尉眷留鎮涼州。

九月，壬子，葬元皇后。

上以司徒彭城王義康嫌隙已著，將成禍亂。冬，十月，戊申，收劉湛付廷尉，下詔暴其罪惡，就獄誅之，並誅其子黯、亮、儼及其黨劉斌、劉敬文、孔胤秀等八人；徙尚書庫部郎何默子等五人於廣州，因大赦。是日，敕義康入宿，留止中書省。其夕，分收湛等；青州刺史杜驥勒兵殿內以備非常，遣人宣旨告義康以湛等罪狀。義康上表遜位，詔以義康為江州刺史，侍中、大將軍如故，出鎮豫章。

初，殷景仁臥疾五年，雖不見上，而密函去來，日以十數，朝政大小，必以咨之；影跡周密，莫有窺其際者。收湛之日，景仁使拂拭衣冠，左右皆不曉其意。其夜，上出華林園延賢堂，召景仁。景仁猶稱腳疾，以小床輿就坐；誅討處分，一皆委之。

初，檀道濟薦吳興沈慶之忠謹曉兵，上使領隊防東掖門。劉湛為領軍，嘗謂之曰：「卿在省歲久，比當相論。」慶之正色曰：「下官在省十年，自應得轉，不復以此仰累！」收湛之夕，上開門召慶之，慶之戎服縛褲而入，上曰：「卿何意乃爾急裝？」慶之曰：「夜半喚隊主，不容緩服。」上遣慶之收劉斌，殺之。

驍騎將軍徐湛之，逵之之子也，與義康尤親厚，上深銜之。義康敗，湛之被收，罪當死。其母會稽公主，于兄弟為長嫡，素為上所禮，家事大小，必咨而後行。高祖征時，嘗自於新洲伐荻，有納布衫襖，臧皇后手所作也；既貴，以付公主曰：「後世有驕奢不節，可以此衣示之。」至是，公主入宮見上，號哭，不復施臣妾之禮，以錦囊盛納衣擲地曰：「汝家本貧賤，此是我母為汝父所作；今日得一飽餐，遽欲殺我兒邪！」上乃赦之。

吏部尚書王球，履之叔父也，以簡淡有美名，為上所重。履性進利，深結義康及湛；球屢戒之，不從。誅湛之夕，履徒跣告球，球命左右為取履，先溫酒與之，謂曰：「常日語汝雲何？」履怖跣告球，球命左右為取履，先溫酒與之，謂曰：「常日語汝雲何？」履怖懼不得答。球徐曰：「阿父在，汝亦何憂！」上以球故，履得免死，廢於家。

義康方用事，人爭求親暱，唯司徒主簿江湛早能自疏，求出為武陵內史。檀道濟嘗為其子求婚於湛，湛固辭，道濟因義康以請之，湛拒之愈堅，故不染於二公之難。上聞而嘉之。湛，夷之子也。

彭城王義康停省十餘日，見上奉辭，便下渚；上唯對之慟哭，餘無所言。上遣沙門慧琳視之，義康曰：「弟子有還理不？」慧琳曰：「恨公不讀數百卷書！」

初，吳興太守謝述，裕之弟也。累佐義康，數有規益，早卒。義康將南，歎曰：「昔謝述唯勸吾退，劉班唯勸吾進；今班存而述死，其敗也宜哉！」上亦曰：「謝述若存，義康必不至此！」

以征虜司馬蕭斌為義康咨議參軍，領豫章太守，事無大小，皆以委之。斌，摹之之子也。使龍驤將軍蕭承之將兵防守。義康左右愛念者，並聽隨從；資奉優厚，信賜相系，朝廷大事皆報示之。

久之，上就會稽公主宴集，甚歡；主起，再拜叩頭，悲不自勝。上不曉其意，自起扶之。主曰：「車子歲暮必不為陛下所容，今特請其命。」因慟哭。上亦流涕，指蔣山曰：「必無此慮。若違今誓，便是負初寧陵。」即封所飲酒賜義康，並書曰：「會稽姊飲宴憶弟，所餘酒今封送。」故終主之身，義康得無恙。

臣光曰：文帝之於義康，友愛之情，其始非不隆也。終於失兄弟之歡，虧君臣之義，跡其亂階，正由劉湛權利之心無有厭已。《詩》云：「貪人敗類。」其是之謂乎！

征南袞州刺史江夏王義恭為司徒、錄尚書事。戊寅，以臨川王義慶為南袞州刺史，殷景仁為揚州刺史，僕射、吏部尚書如故。義恭懲彭城之敗，雖為總錄，奉行文書而已，上乃安之。上年給相府錢二千萬，它物稱此；而義恭性奢，用常不足，上又別給錢，年至千萬。

十一月，丁亥，魏主如山北。

殷景仁既拜揚州，羸疾遂篤，上為之敕西州道上不得有車聲。癸丑，卒。十二月，癸亥，以光祿大夫王球為僕射。戊辰，以始興王浚為揚州刺史。時浚尚幼，州事悉委後軍長史范曄、主簿沈璞。曄，泰之子；璞，林子之子也。曄尋遷左衛將軍，以吏部郎沈演之為右衛將軍，對掌禁旅；又以庾炳之為吏部郎，俱參機密。演之，勁之曾孫也。

曄有俊才，而薄情淺行，數犯名教，為士流所鄙。性躁競，自謂才用不盡，常怏怏不得志。吏部尚書何尚之言於帝曰：「范曄志趨異常，請出為廣州刺史；若在內釁成，不得不加鈇鉞。鈇鉞亟行，非國家之美也。」帝曰：「始誅劉湛，復遷范曄，人將謂卿等不能容才，朕信受讒言。但共知其如此，無能為害也。」

是歲，魏寧南將軍王慧龍卒，呂玄伯留守其墓，終身不去。

魏主欲以伊□為尚書，封郡公，□辭曰：「尚書務殷，公爵至重，非臣年少愚近所宜膺受。」帝問其所欲，對曰：「中、秘二省多諸文士，若恩矜不已，請參其次。」帝善之，以為中護國將軍、秘書監。

大秦王楊難當復稱武都王。

太祖文皇帝中之上元嘉十八年（辛巳，公元四四一年）

春，正月，癸卯，魏以沮渠無諱為征西大將軍、涼州牧、酒泉王。

彭城王義康至豫章，辭刺史；甲辰，以義康都督江、交、廣三州諸軍事。前龍驤參軍巴東扶令育詣闕上表，稱：「昔袁盎諫漢文帝曰：『淮南王若道路遇霜露死，陛下有殺弟之名。』文帝不用，追悔無及。彭城王義康，先朝之愛子，陛下之次弟，若有迷謬之愆，

正可數之以善惡，導之以義方，奈何信疑似之嫌，一旦黜削，遠送南垂！草萊黔首，皆為陛下痛之。廬陵往事，足為龜鑒。恐義康年窮命盡，奄忽於南，臣雖微賤，竊為陛下羞之。陛下徒知惡枝之宜伐，豈知伐枝之傷樹！伏願亟召義康返於京甸，兄弟協和，君臣輯睦，則四海之望塞，多言之路絕矣。何必司徒公、揚州牧然後可以置彭城王哉！若臣所言於國為非，請伏重誅以謝陛下。」表奏，即收付建康獄，賜死。

裴子野論曰：夫在上為善，若雲行雨施，萬物受其賜；及其惡也，若天裂地震，萬物所驚駭，其誰弗知，其誰弗見！豈戮一人之身，鉗一夫之口，所能禳逃，所能弭滅哉？是皆不勝其忿怒而有增於疾疹也。以太祖之含弘，尚掩耳於彭城之戮，自斯以後，誰易由言！有宋累葉，罕聞直諒，豈骨鯁之氣，俗愧前古？抑時王刑政使之然乎？張約隕於權臣，扶育斃於哲後，宋之鼎鑊，吁，可畏哉！

魏新興王俊荒淫不法，三月，庚戌，降爵為公。俊母先得罪死，俊積怨望，有逆謀；事覺，賜死。辛亥，魏賜郁久閭乞列歸爵為朔方王，沮渠萬年為張掖王。

夏，四月，沮渠唐兒叛沮渠無諱；無諱留從弟天周守酒泉，與弟宜得引兵擊唐兒，唐兒敗死。魏以無諱終為邊患，庚辰，遣鎮南將軍奚眷擊酒泉。

秋，八月，辛亥，魏遣散騎侍郎張偉來聘。

九月，戊戌，魏永昌王健卒。

冬，十一月，戊子，王球卒。己亥，以丹陽尹孟顗為尚書僕射。

酒泉城中食盡，萬餘口皆餓死，沮渠天周殺妻以食戰士。庚子，魏奚眷拔酒泉，獲天周，送平城，殺之。沮渠無諱乏食，且畏魏兵之盛，乃謀西度流沙，遣其弟安周西擊鄯善。鄯善王欲降，會魏使者至，勸令拒守；安周不能克，退何東城。

氐王楊難當傾國入寇，謀據蜀土，遣其建忠將軍苻衝出東洛以御梁州兵；梁、秦二州刺史劉真道擊沖，斬之。真道，懷敬之子也。難當攻拔葭萌，獲晉壽太守申坦，遂圍涪城。巴西、梓潼二郡太守劉道錫嬰城固守，難當攻之十餘日，不克，乃還。道錫，道產之弟也。十二月，癸亥，詔龍驤將軍裴方明等帥甲士三千人，又發荊、雍二州兵以討難當，皆受劉真道節度。

晉寧太守爨松子反，寧州刺史徐循討平之。

天門蠻田向求等反，破漕中；荊州刺史衡陽王義季遣行參軍曹孫念討破之。

魏寇謙之言於魏主曰：「今陛下以真君御世，建靜輪天宮之法，開古以來，未之有也。應登受符書，以彰聖德。」帝從之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